

給病人家屬的 一封信

■ 郭漢崇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泌尿科主任

緣起

某年的一個星期三，我在臺北慈濟醫院泌尿科看門診，診間來了一位吳姓師兄，請我幫他解決血尿的問題。吳師兄過去曾經因為腎結石在慈院做過腎臟經皮造瘻取石術，也曾因為膀胱結石以及血尿在臺北進行膀胱碎石手術。這次是因為連續血尿被診斷出具有膀胱癌，因此，希望我能幫他解決問題。我仔細翻閱了他的病歷，發現了他的膀胱癌已經侵犯至肌肉層，恐怕無法保存膀胱。由於病人跟我已經有多次的互動，因此同意到花蓮慈院進行手術。我為他安排根治性膀胱切除手術，並且使用人造膀胱做原位置入。手術過程非常順利，我將他的膀胱連同前列腺一起拿掉，清除骨盆腔的淋巴腺，同時將兩邊的輸尿管分離出來，種到新的人造膀胱上面，再將膀胱接到尿道以便讓病人能夠自行排尿，減少因為小腸造口造成的生活品質不佳。

手術後的復原情形十分良好，病人也返回臺北並且留下支撐輸尿管與人造膀胱吻合的雙勾導管。手術後大約一個月，我將病人

身上的雙勾導管移除，可是隨後病人卻產生腎臟水腫以及發炎的狀況。因此又再度回到花蓮來住院治療。此後的一段時間，吳師兄便在全台與新店慈院兩地持續的接受檢查及治療，我也曾經發現他的輸尿管交接口發生狹窄，因此幫他進行了輸尿管膀胱重建手術。手術過程相當順利，似乎都沒有什麼問題，但是病人尿路感染的問題始終沒有辦法得到很好的解決。直到有一天，吳師兄再度因為腎臟水腫來到花蓮慈院住院，我幫



他插了腎臟引流管，並且放置了膀胱留置導尿管，以引流其尿液；並且根據細菌培養的結果，給予適當的抗生素治療。可是情況時好時壞，雖然我們已經給了相當多種類的最新的抗生素，可是病人仍然持續具有膿尿以及血壓不穩定的狀況。直到有一天週末，我到臺北開會，病人卻在當天的夜裡發生血壓降低、敗血性休克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搭第一班飛機由臺北趕回花蓮時，已經無法再為他做任何的急救。在萬般無奈的狀況之下，我把吳師兄送走，但是內心依然無法釋懷。師兄的家人辦完後事之後，希望我能給他們一個說法，為什麼吳師兄好好的來到花蓮，經過了那麼長久的治療卻無法解決他的敗血症問題。他們無法理解的是，這麼大的醫學中心、這麼多的人力、這麼優秀的醫師團隊，卻眼睜睜的看了他們家的師兄撒手人寰。

對於吳家的指控，我真的無言以對，反覆思考整個治療過程，我自認沒有錯誤，也自認沒有耽誤到任何一個治療，我用盡了心力，總是在第一時間給他最適當的治療，可是不幸仍然發生。因此，我寫了一封信給師兄的家人，希望他們能夠體諒。這封信是這樣寫的：

■ 身兼研究、門診、臨床及教學的郭漢崇醫師，雖然工作繁忙，但每天一定早晚兩次巡房了解病人狀況，假日也不例外。攝影 / 李玉如

吳太太和孩子們 你們好：

當我寫這封信的時候，內心是無比的沉重，時間過的很快，從那一天在花蓮送走吳先生和你們，已經快六個月了。對於吳先生的往生，一直是這段時間裡我內心最深的痛，我不知道要用什麼心情來說安慰你們的話，但是我想再多安慰的話語，都不能膚慰你們失去丈夫、失去慈父的傷痛。我有看到吳小姐所寫的陳情書，對於陳情書裡所寫的一切事情，我並不想做任何的辯白。我能夠體會驟然失去先生及父親的悲傷，我也知道你們對一個深深寄望能夠治好吳先生疾病的醫師，但最後卻以往生收場，那種失望的神情和悲憤，任何的辯白與說理，都會成為我試圖掩飾自己的藉口。

身為一個大學的教授，我帶過無數的學生，也開過數萬臺以上大小的手術，任何手術都有一定的併發症，是無法預料的突發狀況。但身為一個醫師，並不能用一定的百分比，來掩飾發生事情時的醫療疏忽，或是未盡全力。有些醫師常常會對家屬說「我已經盡了全力」，但是當事情發生的時候，我相信我們所盡的全力，一定是不夠多，對於病患的照顧也不夠仔細、周全，才會讓病人在有些併發症發生的初期，不能即時發現予以救治，而當併發症發生到一定的程度時，再試圖以各種方法去彌補，但是常常為時已晚。

對於吳先生的往生，我一再的檢討自己，一再的翻閱病歷，也堅信在第一時間，我們有注意到，也有適當的給予處置，但是情況總不如我們期待中能夠得到改善，而卻逐漸的惡化。現在說這些都已經沒有用，因為吳先生已經走了，再多的「如果」都不能改變這個事實。我不想祈求你們的諒解，只希望你們真的能夠節哀順變，一家人勇敢的活下去。如果陳情書上所寫的任何指控，能夠寬慰你們的心情，那我願意全盤的接受，也讓我分擔一些你們家庭失去父親的悲傷。

也許你們無法想像，我無法即時救回吳先生，那時候心情的沉重和傷痛，當我在急救室裡握著他的手，看著監視器裡微弱的心跳

時，我的內心在吶喊著：「老天請你救救這個人，不要讓他離開摯愛的妻子和兒女，必要的時候，拿我的時間留給他吧」。可是內心一再的吶喊，畢竟抵不過病魔的摧殘，再多的念力也挽不回吳先生的生命。我只能屈服於大自然的力量，畢竟人力是有限，科學未能達到許多神秘境界，仍然讓我們在眾多藥物的強力治療之下，失去了他。這半年來，吳先生的身影，不時浮上我的腦際，在我為病人開刀的時候、在我巡房看到他躺過的病床、甚至在我陪著家人吃飯睡覺的時候，我的眼前常常浮現吳先生的身影，他對我講的話，以及我給他的許多承諾。記憶或許會變淡，但永遠無法從腦際裡被抹去，對於往生的病人，永遠是做為一個外科醫師最沉痛的教材。

回想一年前，你們到新店慈濟醫院來找我求診，無非是希望藉著一個名醫的手，好好的治癒吳先生的疾病。我可以體會你們抱著多大的期望，如今卻事與願違，我所能給你們的僅只是最大的失望。成為一位泌尿科主治醫師，已經二十二年，這段時間我不時努力鞭策自己、閱讀文獻、反省所做過的每一個手術，總希望能以自己的能力讓病人能夠得到最好的診斷與治療。如今我成為一個眾所矚目的泌尿科教授，病人多得看不完，在日益累積的名聲和病人數之外，其實我也漸漸減少親自對病人的照顧時間。但縱然如此，我依然堅持當初行醫的理想，每天定時查房，只要人在花蓮，連週日都不例外，無非是想要求自己隨時照顧好每一個病人，因為他們是那樣的信任我，把身體、生命交給我。我真的不希望因為個人一時的疏忽，而讓他們在治療過程中，發生併發症或是任何的遺憾。然而，忙碌的行醫生涯以及教學活動，卻讓我必須減少病人的照護時間，也許因而使得少數病人發生令人遺憾的結果。

疾病生理的變化是瞬息萬變，有時我們可以預期它會發生，但發生的速度，卻常常無法預測。不幸的是，許多的瞬間變化，也常發生在我們休息的時候。吳先生發生病情惡化的那個週末，剛好是我在臺北演講，無法留在花蓮照顧他。接到訊息時，雖立刻交待住院醫師適當處理，但內心惶恐不安，整夜無法成眠。第二天搭乘最

早的班機返花，卻發現為時已晚，但仍然心存一絲希望，心裡總是想著，該做的都做了，為什麼病情還是無法控制！有哪些地方是我沒想到、沒做好的，只不過再多的「如果」、再多的「早知道」，都是徒勞無功。

三年前有一位花蓮朋友的母親，因為結石導致腎臟發炎住院，當日進行輸尿管取石手術，知道腎臟發炎厲害，留置導管，病情也趨於穩定，但卻在三日後，急速惡化產生敗血症，病人也在短短一個小時內，終至不治。那種晴天霹靂式的病情變化，我相信是老天對我們這些忙碌的名醫，所做的最大警告。我也不知道跟你們說這些話做什麼，只是想讓你們瞭解，吳先生的往生，在我內心留下最深的烙印，那不只是一個挫敗的記號，更是有如椎心的刺痛。只不過，醫生對社會的使命，逼得我必須要在幾次深呼吸之後，再度提起精神去照料其他的病人，解決他們的病痛。午夜夢迴之際，那些存留在腦海、心底的傷痛病例，往往反芻般的回到腦際。如果可以，我真的很希望忘掉這些事情，這也就是為什麼在吳先生往生後六個月，我根本沒有辦法面對這件事情，更沒有任何勇氣去面對吳太太和你們的孩子們，看到你們只會讓我羞愧、無法自容。

失去親人的傷痛我也有過，對於父親與母親的往生，身為醫師的我和弟弟，都曾經經歷過束手無策的悲傷，只能讓他們的生命，一點一滴的在我們眼前流失。我們知道醫學的力量是有限的，因此，我和我弟弟，一個在泌尿科、一個在胸腔科，自行醫以來，一直秉持著一個理念，那就是要當個好醫生。不只是對病人好，而且要不斷的進修、充實自己，讓所有的病人都能得到最好的照顧、最新的醫療。然而，再多的精神、再好的體力，也會有需要休息的時候，再專注的醫療也會有分心的片刻。如果可能，我真的願意坐在每一個病人的身邊照顧他，一直到痊癒出院為止。雖然在許多醫院同仁或是病患的眼中，我是個名醫，但我絕對不承認我是那種大牌醫師、那種置病人生命健康於不顧，只求自己的名利的庸俗醫師。我認真的教學、認真醫療每一位病人，對於每一位病人的不幸，不論是自

然疾病的變化，或是醫療過程所產生的併發症，我都同樣感到悲傷，也因此慈濟醫院所調教出來的醫師，都同樣具備慈悲為懷、視病猶親的特質。我們會勇敢的去面對醫療上不足的缺憾，也可以挺起胸膛來面對任何家屬對我們的責難，畢竟任何病人的不幸都是因為醫療不足，或是不夠即時所造成。只是，醫療不足並不代表醫療不當；救治不夠即時，也未必是醫療上的疏忽。畢竟病人及家屬對醫師的期待，都是希望達到滿分。然而，每一個醫師的表現，卻往往很難達到每次都是滿分。當然，我選擇不再面對你們，一方面是對於吳先生的往生，我深深感覺愧疚；另一方面，我也不希望因為我的造訪，重新勾起你們內心的傷痛，請你們原諒我做這種自私的選擇。面對你們，我不相信會讓你們的內心得到任何寬慰，只會加深你們的傷感。

最後，我還是要請求你們的原諒，原諒一個你們深信的醫師，無法挽回父親的生命，原諒一個已經盡了全力，卻還是做得不好的醫生。希望你們能夠好好保重身體，尤其是孩子們對於媽媽，要更加的照顧，因為在花蓮的那幾個月，都是媽媽在辛苦。爸爸走了，媽媽更需要你們的支持與孝順。如果悲憤能使你們稍微忘卻悲痛，那就請你們繼續保持這樣的心情，讓我來承受這一份悲痛吧！我則會打起精神來，永遠記得吳先生給予我們的教訓，對於日後所有需要我們照顧的病人，我們將會更加努力不懈的照顧，不會讓吳先生的不幸再度發生在任何一個病人的身上。我想，只有這樣子做，才能真正安慰吳先生在天之靈，也才對得起你們和整個關心慈濟、護持慈濟的十方大眾的期待。言謹於此。順祝

闔家平安

花蓮慈濟綜合醫院泌尿科主任

郭漢宗 敬上

2007.9.4

後記

在寫完這封信之後的一個月，我接到吳家師姊轉來的訊息，她們仍然希望能夠見我一面，希望我能與她們面對面，聽聽我的說法。我輾轉反側了幾天，答應了她們的要求。在另一次星期三到新店慈院門診，在看完門診的午后，我挺直了腰桿，前往泰山吳師兄的家裡，與師姊和他們的千金，坐在客廳裡面對著吳師兄的遺照，我們有了一段談話。會談當中，我聽了吳家師姊和女兒們的說法，我也盡量仔細的陳述我們整個的醫療過程，最後我像個學生似的坐在客廳裡，聽著吳家師姊和其女兒給我的教訓。

對於一個病人的家屬而言，失去親人的疼痛是我們醫護人員永遠無法理解的。我們經常說我已經盡了力，但是對他們而言，這些盡力永遠是不夠的。其實他們叫我來面對面的談話，並不是要得到什麼樣的補償，而是希望能夠聽到從我的口中對病人家屬說出一聲「對不起，我盡力不夠才讓你們失去了家裡的支柱」。他們要聽到的是，我會將這個教訓深深的烙印在我的心底，對於以後的病人我會更加用心的照顧他們，不會讓他們重蹈吳師兄的覆轍。希望每一位我們照顧的病人，都能夠好好的活著走出醫院，不會再因為「未盡全力」的醫療而往生。在面談的兩個小時當中，其實我的心情十分平靜，並沒有因為與家屬面談而有絲毫不悅或是勉強的感覺。事後我請求師姊和她的女兒們要多保重，也跟吳師兄上了香，希望他來生再為慈濟人。

走出了吳家大門，深深吸了一口氣，我突然覺得心情輕鬆了許多。原來過去一年來，雖然我堅持醫療並沒有疏忽，但是心裡仍然無法面對家屬的哀痛，讓我的心情一直糾結在一起。我沒有辦法非常輕鬆自若的過著日子或是照顧病人，如今完成了與家屬面對面的談話，彷彿卸下了千斤的重擔，讓我重新踏著輕快腳步回到醫院繼續我的工作。

這個故事的結局告訴我們，不論你覺得自己有多理直氣壯，無論醫療有無疏失，其實當醫師的總是要面對病人，不要因為自認為沒有問題，閃避與家屬的會面，其實任何一個失去親人的家屬，總希望醫護人員能給他們最直接的膚慰，這才是我們身為醫者，能為病人所做的最後一件身後的事情。